



## 李梅樹與三峽祖師廟

台灣的廟宇無所不在，但三峽祖師廟很特別，它是由東京美術學校主修西洋畫的李梅樹教授負責重建，他從46歲人生最活力充沛的壯年開始，專注投入，並把他在國立藝專雕塑科的學生帶到廟裡實作，完成了許多銅雕作品，直到36年後他過世為止，廟的重建工程還未完成。

### 藝術與宗教建築的炫麗交會

李梅樹死後，祖師廟管理委員會決定採購中國進口的廉價石柱，導致同一間廟裡兩種截然不同石柱共存的怪象，但李梅樹終其一生所投入重建的祖師廟，因為他堅持遵照古法重修，從各地聘請很多匠師駐廟修建，無論是建築型式或石雕、木雕、剪黏等，都是他親力親為指導的作品，是藝術界公認的文化瑰寶，祖師廟也被日人譽為是「東方雕刻藝術的殿堂（原文是台灣的東照宮）」。

李梅樹從政經歷豐富，曾在1934年擔任日治三峽庄協議員，戰後於1945年擔任三峽街的代理街長、首任民選三峽鎮民代表會主席；1949年，被民眾推舉為三峽鎮農會理事長，兩年內使農會轉虧為盈，獲台灣省農林廳表揚為全省第一的模範農會。從1950年起，李梅樹還連任了三屆台北縣議員。

1959年他原本打算在次年參選第四屆台北縣長，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周至柔問他準備了多少錢，那時台北市尚未改制，包括士林、北投、南港、內湖、木柵、景美等6鄉鎮還是北縣轄區，李梅樹評估以台北縣35鄉鎮平均每鄉鎮1萬元計，告訴周至柔說他打算以賣畫所得估計約30萬元投入選戰。



△李景光和陳淑惠夫婦。她的身後是李梅樹於1975年以她為背景畫的《屋頂花園》。

那個年代30萬元足可以在台北市買一棟透天店面，可惜李梅樹不諳國民黨的政治生態，這些錢根本不夠黨工塞牙縫。他為此特別在中山堂舉辦一場李梅樹個人油畫展，楊肇嘉、蔡培火等人士都前往捧場，最終仍未獲提名。

「他在政治界活躍的那幾年，是他創作最少的時候，所以還好他後來不再從政，才能專心當教授、創作及重修祖師廟。」他的兒子也是李梅樹紀念館館長李景光說。

### 祖師廟前的斷頭橋

李梅樹對故鄉三峽的愛展現在他的畫作裡，也展現在他一生堅持的理想性格。1982年，三峽鎮公所有鑑於到祖師廟參觀的遊覽車眾多，打算在廟埕正前方新闢一條八米道路，廟前跨越三峽河的預定橋樑比廟的屋頂還高，李梅樹極力反對，因為無論是由風水學或

美學的角度，一條筆直的大馬路俯衝祖師廟而來，是他無法容忍的，李乾朗等多位學者專家也前往聲援，終於迫使公所改變原計畫，只做了一條人行橋，而且到了祖師廟廟埕前即向兩邊呈90度轉彎，成為一條設計怪異的斷頭橋。

可惜李梅樹無緣見到這條橋完工就走了。「他是被這條橋的規劃案氣死的。」李景光說。

李景光和他的堂兄弟在1990年成立了「劉清港醫師李梅樹教授昆仲紀念館」，劉清港是李梅樹的胞兄，隨母姓，是影響李梅樹很深的人，也是在父親反對下極力支持李梅樹赴日學畫的大哥，第二代的感情依舊深厚，因而決定成立兩兄弟的紀念館。

1995年，李梅樹紀念館搬到中華路43號現址，因李梅樹較具知名度，乃接受地方人士建議，改名為李梅樹紀念館，所有建館經費全由兄弟們自掏腰包，在年年虧損的情況下，經營至今已經是第27年。

總共投入多少錢？「至少上億，三兄弟均分，每人至少負擔超過3千萬以上，這間美術館的房貸，兩年前才剛繳清。」李景光說。而經費來源，有時是賣畫，有時賣些李梅樹留下來的地產，雖然有部分來自政府的補助經費，相形之下不過是杯水車薪，這是台灣經營私人美術館的普遍困境。

李梅樹的畫風一生堅持寫實路線，他尤其畫了很多三峽的風景及身邊的人物，兒女媳婦都入畫，李梅樹常常一邊畫一邊說：「你要記住，我雖然把你當模特兒，但這張畫不是要給你的。」李梅樹也很少賣畫，身後留了很多作品。

雖然李梅樹身處白色恐怖的年代，公開場合難免說些例如「我們中國人」的話，李景光可是在李鎮源博士籌組建國黨時就加入成為黨員，兄弟姐妹也都有強烈的台灣人意識。特別李梅樹是在1934年就與畫友廖繼春、楊三郎、陳澄波、顏水龍、李石樵、陳清汾及立石鐵臣等七人，創立「台陽美術學會」，陳澄波在二二八事件中

罹難的事，對學會會員打擊很大，或許也是基於深知父親那個年代的有苦難言，子女無論如何也想把父親對三峽的愛，以及父親留下來的作品傳承展出，讓更多人有機會欣賞。

## 風雲變色二二八

李梅樹紀念館從6年前開始，每年3月間會舉辦「梅樹月」，把藝術帶入觀光人潮日漸增多的三峽，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週年，紀念館特別在系列活動中規劃一項名為「大時代的色彩——二二八事件70週年紀念美展」，首次展出李梅樹畫的三峽在地二二八受難者張武曲肖像畫，也展出陳澄波遺書唯一交待「為家保存」的作品〈清流〉；另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顏水龍在二二八事件當年10月，在中山堂的第二屆省展期間，想起前一年同一地點的省展還和陳澄波並肩合照，內心痛苦，登上中山堂畫了一幅〈風雲變色的觀音山〉，整幅畫幾乎是一片血紅與暗黑，天上的雲怎麼看都像是陳澄波身上的血跡，望之令人動容。

▽次年顏水龍畫的〈風雲變色的觀音山〉天上的大片暗紅與其說是雲，其實更像陳澄波及二二八受難者的血（陳婉真翻拍）。



△李梅樹畫三峽在地的二二八受難人士張武曲肖像畫（陳婉真翻拍）。

「修飾台灣島的春天」是1934年台陽美術協會成立的宗旨，創會宣言是由李梅樹和灣生畫家立石鐵臣共同起草，並由立石鐵臣在會中代表宣讀。由於有這一層淵源，紀念館特別向日本借得多幅立石鐵臣的真跡畫作跨海參展，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難得展出。

「我們想說，梅樹月辦了6年，如果以小學生就學年限算起來，也應該可以畢業了。」可是文化部不同意，要求紀念館明年繼續舉辦「梅樹月」活動，已經年屆八旬的李景光只好繼續規劃，明年將以日籍畫家鹽月桃甫的原住民圖像為主題。

鹽月桃甫是日治時期描繪台灣原住民圖像的「先覺者」，也是當時最鮮明的「番人繪畫者」，台展西洋畫部出品的第一件原住民圖像創作，即是由鹽月桃甫率先提出；鹽月也是歷屆台展出品最多原住民作品的畫家，並以此作為追求「地域色彩」的命題，帶動風潮。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後，鹽月以一幅原住民母親護衛稚兒的巨作，表達出人道的反省力量，更是近代台灣繪畫史上僅見之反映這件殖民統治悲劇的唯一作品。

紀念館憑著李景光兄弟的人脈，以及長期堅持傳承李梅樹精神的不屈意志，雖然年事已高，面臨接班困難等窘境，仍然努力維持每週六、日開館，及週間接受預約的制度，新北市政府也看到他們的努力，今年特地頒發一座「社會教育貢獻獎」給紀念館。頒獎典禮中引用李梅樹的座右銘：「人空著來，也空著去，所以要對社會、國家做有意義的事。」抱持這樣座右銘的李梅樹，不但為三峽、為台灣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藝術珍品，他的為人處世，更成為子女及無數識與不識者的學習典範。

（原載2017.9.21.民報）



## 陳篡地百年古宅 訴說有情有義的二水二二八故事

在二二八事件中，除了最為人知的「二七部隊」之外，另一隊以武力和國民黨軍對抗的，就是在斗六行醫的陳篡地的游擊隊了。

出生於彰化二水的陳篡地，他的夫人謝玉露是婦產科醫師。二二八事件中，他曾領導民兵攻占虎尾機場，國軍展開大屠殺時，他為了避免在斗六市街對抗造成傷亡，退到古坑繼續打游擊，直到彈盡援絕，不得不各自解散，他輾轉從古坑到草嶺，再轉往竹山，半年多之後，才轉回二水老家。

陳篡地的老家在山腳路東側，屋後不遠處即是八卦山脈。祖厝是陳篡地的父親蓋的三合院，虎邊護龍因久無人居，已經傾頹，只剩幾根水泥柱子，龍邊房子狀況還好，陳家子孫目前僅剩陳篡地大哥陳振興的長子陳勇行，住在老家旁一間另行興建的房子裡。

▽二二八事變中組游擊隊和國軍對抗多年的二水醫師陳篡地祖厝願意提供作為紀念館；二水鄉公所秘書陳文獻也樂觀其成。此案如果成真，將成為填補彰化縣二二八歷史磚隙意義重大的第一彈。

